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九十回 尼總持度狼了道 蘭員外警戒回心

話說三位神司把善惡文卷盡行展開，一宗一宗，卻也甚多。總持只看了不忠不孝等罪過報應，一則天色已將明，一則靜功難放，乃大略查看，卻是些不敬日月三光、呵風罵雨、非理非義、作賤五穀、白口咒詛、怨天恨地、大門小秤、明瞞暗騙，輕重難逃罪孽，個個都有災難昭彰，不覺動了慈悲，兩眼落淚起來。顯靈大聖乃問道：「高僧，你如何見了這文卷，何事傷心落下淚來？莫不是前亡後化，你有甚六親在內？我聞一子出家，九祖超升。料高僧沒有行惡坐罪的六親連累，你為何落淚？」總持噙著淚說道：「小僧見了這作惡文卷，歎這一行作惡之人都是父娘生產，造化之功，只因心地不明，造出無邊罪孽，自作自受，也有連累後代先亡。神司只秉公注考，小僧卻憐他種種苦惱，俱是我等一體性靈，不知神司可肯方便，指示一條悔過自新路境，叫眾人如枯木逢春。」顯靈大聖答道：「人孰無過，道在能改。吾神固執法不饒，卻也容人悔悟。高僧若能使眾人真心悔悟，改過一朝，吾神自當勾銷了他的罪注。」尼總持聽了，兩眼看著狼使說：「我知汝化卻狼心，歸了正覺，便把這幾宗作惡人家，個個勸化他改行從善。如執迷不改的，隨汝方便警戒他。務要仰體三位神司盛心，不負我一僧家好意。惡人改過，吾師自成你人天功果。」狼使聽了，唯唯應道：「高僧令我勸戒作惡人家，望乞拔除了狼的畜生之道。」尼總持乃說：「汝既發一念善心，即除了狼名，與你起個名字，叫做化善。」狼領僧言，隨拜謝了，說道：「化善有一言請問高僧：此去警戒勸化人家，當以何道為那作惡的趨向，才成就了人天功果？」總持不答，便起身辭謝三位神司，往後殿仍歸靜處。這化善哪裡肯罷，隨上前扯住總持衣袖，道：「化善承高僧度脫人道，敢不領命去警戒村人？只是方復了人身，不知生人趨向道理。望高僧始終成就。」尼總持見他扯著不放，只得開口說了四句偈語，說道：

不愧生人，綱常倫理。

總持說罷，一念靜覺，坐於後殿蒲團之上，仰見眾師端坐，自己不覺嗟歎起來，道：「我乃出家之人，自有一靜不擾之性，為何把持不堅，入了幻化？雖然吾師有演化之願，我等亦有贊襄之心，這種種根因莫作夢幻。」總持說罷，仍入靜功。

卻說怪狼蒙高僧度脫，出了畜生道，復了人身，叫做化善，自家喜歡快樂比平常十倍，喜歡的是，人比物類靈巧能言；快樂的是，逍遙人世，不受驚惶之擾。他奉神司之命，卻不去那前村後村、遠裡近裡警戒勸化他人，單單先來到蘭公家門首，搖身一變，仍還變了一個道人，樹上摘了一根枯枝，變了個行者，走到蘭公堂前，叫一聲：「蘭員外，小道特來化緣，卻有幾句要緊的忠言說與善人。」只見屋裡走出一個蒼頭，搖著手道：「師父錯上了門，我員外從來不佈施，你到別人家去化緣罷。」道人說：「別人家小道卻與他無緣，一心只要來化老員外。」那蒼頭哪裡肯信，便把手來推，道：「師父，你且出門去，待我員外來家著。」道人說：「你休要推，若推了我道人，你那手便生個瘡。」蒼頭怒道：「好野道，如何便開口罵人。」把手盡力來推。道人只把口吹了一氣在蒼頭手上，那蒼頭的手忽然腫痛起來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你不是個好人！怎麼出家人白口咒詛，把個人手當真的腫痛起來？」道人笑道：「你還罵我不是好人，叫你痛得難忍。」果然蒼頭手痛得緊，連忙說：「師父是個好人。若不是個好人，如何開口靈驗如此。只求你吩咐不痛罷，我也不敢推你了。實不瞞你，我員外在後屋裡盤算帳目哩。」道人聽了，又吹了一口氣，蒼頭手依舊平復不痛。卻走入後屋，把道人的話傳與蘭公。蘭公聽得，愁著眉，口罵蒼頭，「不好好的回了道人別處去化緣，卻推他出門，惹得他弄障眼法兒叫你傳知與我。」蘭公一面罵蒼頭，一心又怕道人有手段，且蒼頭說道人有話要講，只得走出堂來。只見那道人坐在堂中，上首閉目端身。蘭公看這道人怎麼打扮：

挽雙髻宛似鐘離，睜兩眸猶如鬼谷。穿一領百衲道袍，一條條和青白布交加；踏一雙兩耳棕鞋，稀拉拉橫豎繩拴束。黃麻縑腰下垂拖，青蠅拂塵手中握。相貌不敢比神仙，形容卻也超凡俗。

蘭公見了道人坐在上面，心裡已有幾分不快，只得叫道：「道人哪裡來的？」道人方睜開眼起身，拱了一拱手，答道：「小道雲遊而來，欲化老員外些佈施，去修行了道。」蘭公答道：「小子家從來不破此例。莫說佈施金錢，便是齋米也不曾施一合；莫說齋飯不施一頓，便是清水也不施一鐘。」道人笑道：「老員外，我看你高梁大廈，膏田腴地，莫說倉中饒谷，還且庫裡多金，看你年華不少，留此何用？不捨結個善緣？」蘭公聽了，笑道：「師父差矣。我一生辛苦，日累月增，指望留與後人，怎肯捨了結個善緣？我只聞得多積金錢，買田治地。不曾見甚麼善緣吃的穿的。」道人笑道：「不結善緣，只怕你買不得田，治不得地，吃不得，穿不得。那時要結善，卻沒緣結了。」蘭公聽了，大怒起來，罵道：「哪裡走來野道，口出不遜之言，好生可惡！」乃起身往門外走，叫蒼頭快把野道扯出門去。蒼頭聽得，走過三五個來。

只見那樹枝變的行者說道：「你這個老員外，出家人不是與你輕慢的。我師父讓你暴躁罵出，還是留情與你，叫你仔細思量他句句好言語。」蘭公道：「他有何好言？」行者道：「莫說我師父說好言語，便是我行者，也有幾句好言語說你。」蘭公道：「你有何說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為富不仁，慳吝太過，拖欠官租是不忠；不濟貧寒是不義；自奉淡薄，空聚倉箱是不智；不敬我師徒，叫蒼頭去扯是無禮。眼前模樣，你怎知後世的情由？依我行者，散些金錢，做些善果。」蘭公聽了，更怒起來，罵道：「一起的村野，上門凌人。」叫蒼頭：「替我打這野道！」化善道人走出門來，說道：「員外，我徒弟也是好言。莫要性急，佈施些好。」蘭公一聽了「佈施」二字，性更躁將起來，說道：「這道徒口口聲聲還要佈施。」行者道：「真真要佈施。若不肯佈施，便叫侮時遲了。」蘭公聽得，一拳把行者打來，行者一頭把蘭公撞去，彼此交手。道人乃吹了一口氣在行者身上，忽然，行者一跤跌倒，口吐白沫，看看無氣，道人乃一把扯住蘭公，喊叫地方。頃刻就來了幾個親鄰人等，都是平日恨他刻薄無情的。幾個就要去報官長，幾個就來作干證，戳火弄煙，都幫著道人。蒼頭跑的跑了，走的走了，蘭公無計，只叫快請名醫。那行者哪裡得活。蘭公方才向親鄰求講和。李親說：「了事，情願貼道人的金錢，還要費解交的酒席。」那親鄰此時索勒他，要了金寶方才解交。蘭公只得忙入屋內，黃的是金，白的是銀，只聽拿出來，憑親鄰作處。你看這會吃的親鄰捧腹，送得道人墜腰，方才叫蒼頭把行者的屍首埋於荒沙土內。

蘭公回家，氣得只是跌腳捶胸，懊悔道：「早不如佈施幾貫與道人，也免得這一番屈氣。」只見蘭公的妻妾說道：「員外空熬了牙齒，早不如把這貼人的錢鈔買些酒食受用，治些綾羅衣裳與我們。」蘭公道：「還幸平日省儉聚了這些錢鈔貼人。若是不曾聚得，此時少不得賣田變產救命。」妻妾道：「你若不省儉，苦苦苦聚，那道人又不來化緣了；就是來化緣，你卻也捨得佈施，便起不得這場禍事了。」蘭公正與妻妾講說，哪知那親鄰心歹，把行者埋了，一把手扯著道人，齊齊說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怎容你挾詐騙人？」道人答道：「蘭公明明打死行者，怕經官長，央求列位解和，貼我小道錢鈔，豈是小道挾騙他的？」眾人哪裡聽，只把道人扯到荒沙，渾身搜出金錢方才放手。道人歎道：「人心險惡至此！我如今弄個法術，叫眾人知騙人的受苦不難。只是蘭公這一番尚未警戒他回心向善，如今且乘著眾人挾騙，再到蘭家施個手段。」

只見那眾人搜了道人腰中錢鈔，各散回家。道人卻又走到蘭家門首，想了個計策，把臉一抹，變了一個老者，進入堂中打滾撒潑，說：「我是行者之父，跟隨遊方道人到你家化佈施，只為言語冒犯了員外，一拳兩腳打死了，私和人命，貼了道人錢鈔，卻叫我老人家受苦。」蒼頭報與員外，蘭公急得聲聲叫苦，卻正色出堂，指著老者罵道：「哪裡來的惡騙！我家善門何曾打死人命？」老者道：「現埋荒沙，如何欺瞞得人眼目？少不得報與地方官長，現有你親鄰作證。」蘭公見抄著底子，驚怕起來，只得再求親鄰來處。這眾人又樂來處事，都暗笑道：「這鄙畜老兒只該如此算他。」乃又與勸解。蘭公只得女費幾十貫錢鈔。哪知是道人警戒他，只因私囊有餘，不知悔悟，但惱恨破了金錢，越發鄙畜不捨分文，說道：「遇著這樣怪事，若要花費，豈不終窮？」道人知他此情，乃歎道：「人心偏拗至此，還不明白。」乃復變個公差人役，走入堂中，大叫：「蘭員外，我奉官長喚你，與一個行者的老

子對理人命。」慌得蘭公躲又不敢躲，出又不敢出，公差叫急了，只得走出堂來。公差備細把他解和貼鈔的話說出來。蘭公卻又不敢隱瞞，只得求公差寬免。公差道：「如今不過瞞上不瞞下，有了錢鈔送我，自與你消了這場官事。」蘭公只得喝囊，央鄰友處明。

公差既去，蘭公此時方對妻妾說：「我悔當初刻薄寡恩，熬清受淡，掙了幾貫錢鈔。只因不捨佈施，與道人爭講，便惹出這一番怪事。罷！罷，這錢鈔叫這樣空，不如受用些，佈施些。作那樣空，還不受氣著惱。」化善道人，變了老者，變了公差，卻又隱了身形，來看蘭公作何景象。卻見他向妻妾懊悔，也知他囊箱空了，乃把他貼的錢鈔都埋在行者枯枝一處，仍前變了道人，走入中堂，依舊閉目坐著。卻好蘭公在堂後，走一步，嗟歎一聲，道：「可惜，幾十年的辛苦積聚，倒不如做個大度量漢子。」道人聽得，道：「如今做個大度量漢子也不遲。」蘭公走出堂來，見了道人，慌慌張張說道：「老師父，饒了老命罷。私囊已竭，家產將空，你如今又來欲作何事？」道人說：「我小道當初也只為把幾句好言語說員外，惹動員外嗔心。如今員外心下可說我小道是不遜惡言？」蘭公說：「師父句句都是切骨好言語。怪我下愚，一時性拙不聽，以至於此。」道人說：「小道得了員外幾貫錢鈔，都被你眾鄰搶去了。雖說我出家人沒處使費，卻也不甘與眾人挾騙打搶。既是員外回心，如今我小道在此，你可喚這眾人當面對個明白，願將這錢鈔還你。」蘭公此時方才放了心，隨喚了蒼頭，請得眾處事的親鄰到家。這眾人見了道人，也不等道人開口，便說：「事已講和，鈔已過付，道人又來何故？」道人答道：「實不瞞列位，我小道出家人，騙挾人財一種大惡，決不為此。只因員外不明世法，刻薄寡恩，小道故設個幻境警戒他。他不回心，故警他屢屢。今日他既回心，只得把這些費出的金錢，依舊還歸員外。」眾人聽了，都不好出聲。只見一個強鄰說道：「道人，你既有此美意，可將你當初得去的寶鈔交還了員外。」道人說：「小道的寶鈔，都是列位搜打搶去。」眾人哪裡肯認，說道：「這野道得一慣便，又來設法騙人。我們何嘗搶你寶鈔？」道人笑道：「此事明白不難。」乃叫一聲：「行者，可把老者及公差的錢鈔齊送出來。」只見大門外那行者呵呵笑將進來，手裡肩上馱著許多錢鈔，都是員外貼與老者及公差的。員外與眾人見了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明明一個行者被員外一拳兩腳打死，埋在荒沙，怎麼又活轉來？」行者走到堂中，把錢鈔交與員外，員外方才拜倒在地，稱謝道人，一面叫備齋款留。那眾親鄰個個目瞪口呆，說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蘭員外生平鄙吝，分明是老道來警戒度化他。我等若不將原鈔還員外，只怕道人又弄甚手段。」乃一個個盡把那設騙的、侵漁的、背手打偏的，都到家取了來還員外，卻才問道：「師父何處出家？哪裡修道？法號何稱？」道人說：「列位，欲要問小道的來歷，有四句七言詩意，你聽。」乃說道：

當年生長在山林，幾劫修來道人。

度脫高僧因善感，顯靈縱我勸村民。

道人說罷，往門外帶著行者飛走，忽然不見。員外與眾人方才警省，忙忙把錢鈔完官租，濟貧乏，村間人人歡喜。卻說化善道人警戒了蘭公一番，得他回心，乃往後村去查那行惡的。卻是何家，下回自曉。